



“文官不接武官不送”的小吏

◇徐光海

在古代,官场上迎来送往是常事,之所以如此,大抵有这样几个原因:一是出于礼节。有别处官员来到自己的任职地,总要尽地主之谊,否则会因为“不通人情”遭到诟病。二是出于构建、扩大“朋友圈”的需要。有“官官相护”一说,官员都掌握权力资源,需要有事时相互帮衬。三是出于畏惧。“官大一级压死人”,比自己品阶高的官员来了,不敢稍有怠慢,必须郑重相待,来则竭诚欢迎,去则热情欢送。四是出于攀附。有高官巨宦驾临,这是个讨好的机会,自当不遗余力巴心巴肺巴结着,能博得上司开颜一笑,没准就有了自己高升的机会。凡此种种。

然而,在明代初期湖镇有个小吏却不遵循官场迎来送往的陈规。

湖镇镇系衢州东大门,因东有下范湖、南有青湖、西有沙田湖、北有白革湖环绕而得名,衢江西往东从镇的北面流过,“十八埠头”见证了这座商贸重镇昔日的繁华。这是一个很“牛”的地方,至今仍留传着一则“文官不接,武官不送”的故事。

明洪武年间(1368-1398年),湖镇集镇现今的解放北路1号设有市舶司,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机构,由朝

廷直接管辖。古时,湖镇地处水上交通要道,又处于金华府、衢州府中间地理位置,既是商贸交易的经济中心,也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,因公因私往来湖镇的各级官员特别多。湖镇市舶司多任官员因为迎来送往接待多,结果人不敷出,不得不干起了贪污公款、收受贿赂的勾当,受到查处法办。有个叫李佐的小吏接任湖镇市舶司提举后,对官场迎来送往的陋习深恶痛绝,但人在官场,身不由己,每每在接送完官员后大发牢骚,只能叹一声无奈。

一次,皇帝朱元璋的贴身太监徐琳回老家湖镇省亲。徐琳乃何许人也?他是当年朱元璋落难三叠岩之时,救过朱元璋一命的徐明达的儿子。朱元璋登基称帝后,为感谢徐明达的救命之恩,将其子徐琳带进朝廷,安排在大学士宋濂府上,师从新科状元张信。徐琳天资聪颖、学习刻苦勤奋,深得张信赏识,被认作义子。朱元璋曾命张信执教,训导诸皇子。一日,张信摘取杜甫诗“舍下笋穿壁”为句式,让诸皇子做诗。有人将此事禀报朱元璋。朱元璋闻听勃然大怒说:“堂堂天朝,何讥诮如此!”以张信引杜诗讥讽明朝统治千疮百孔为由,

将他腰斩弃市。虽受张信案牵连,朱元璋念及乃父有救命之功,没有将徐琳处死,将他净身成了一名太监,服侍皇太子生母李淑妃。后来,徐琳官封锦衣卫副都督。徐琳回家省亲的消息一经传开,湖镇各路官员纷至沓来拜见。但徐琳只想多陪伴亲人,清静悠闲几日,对众多官员求见都予以婉言拒绝。徐琳对李佐为人处事略有所闻,当听闻李佐也前来拜见,便将李佐接至小娘巷家中,俩人相谈甚欢。聊着聊着,李佐就将官场上迎来送往烦恼之事向徐琳抛了出来,徐琳听了感到惊讶和深表同情,表示回京后禀报皇上。

徐琳回京之后,将李佐所言禀告了朱元璋。朱元璋听后,不禁感叹到:“陋规不除,必生厄变”。不久,朝廷下旨,天下各地方衙门,非公务不可接待来往官员。李佐闻讯后大喜,立马差人到石碑店刻了“文官不接”“武官不送”两块石碑,立于市舶司大门左右。此后,各地各级官员来到湖镇想找李佐白吃白喝,见到市舶司大门口这两块石碑后,都只得灰溜溜走路。从此李佐就有更多的时间、精力用在为国家、为百姓办事上。这个故事在湖镇当地志书等史料有记载。

阴沟里的白蜡

◇邓根林

横山镇项家村由项家、芦塘底、翁家山、小殿下四个自然村组成,区域面积2395亩,有568户、1600人口,主姓项,项氏人口约占全村一半,又有畲族人口近400人,其余有李、吴、张、邓等姓氏。据《泗塘项氏家谱》记载,项氏远祖是黄帝,四十四世康山公生一鹏、一训两个儿子。一训公在宋朝淳佑元年(1241年)“命工伐木,构造厅堂,前后竖两厅,檐牙高聳于云霄”,在泗塘定居立脚,“由是创置田地,山塘,圃园,以足一家之食”,为横山项家始祖。

项氏家族多从商,在项氏宗谱中有记载的经商达人就有28人之多。据《泗水项氏宗谱》记载:“项宗昂,字本才,自号山谷隐人。自幼心慧,诵读诗书,举一反三,闻一知十,不幸早丧严亲,母李氏躬纺织,使仆耕,以供其食。母朝夕嗟叹,养汝二子伶仃,不知何日得成家业。宗昂跪而告母曰:天如不绝我宗祀,吾长必能撑持以立家矣。及长,业商得获大利,创置田产,崇构厅堂。”项宗昂是项氏家族中的佼佼者,他在经商中言而有信,信守契约,曾传为美谈。

旧时龙游北乡田头地角,房前屋后,多种植乌桕树(当地称皂子树)。乌桕属落叶乔木,是一种落叶树种,为中国特有的经济树种,已有1400多年的栽培历史。乌桕具有很高经济价值,种子外包装的蜡质称为“桕蜡”,可提制“皮油”,用于制造高级香皂、蜡纸、蜡烛等;种仁榨取的油称“桕油”或“青油”,供油漆、油墨等用,种皮为制蜡烛和肥皂的原料。

龙游盛产乌桕,北乡有许多乌桕加工作坊。以乌桕为原料加工的白蜡,以前是制作蜡烛的主要原料,大量用于庙宇殿堂照明,销路广泛,利润可观。项家村项氏家族一直做着白蜡生意,足迹遍布江南各地,最远做到黄河、淮河流域。

传说有一次,项宗昂采购了100担上等白蜡,从龙游码头搭载木船,沿衢江一路东去,途经兰江、富春江、钱塘江、大运河,来到苏州,准备运往扬州。停靠苏州码头时,当地蜡商看到龙游白蜡质量好,货主项宗昂为人和气,就热情邀请项宗昂到茶馆喝茶聊天。蜡商探得项宗昂要把这些白蜡卖到扬州,当即开出高于扬州百分之十的

价格收购这批白蜡。苏州与扬州相距几百里路,一路上不仅要多开销运费,还要多耗费几天几夜时间,如果卖给苏州客商,能多赚不少银子。项宗昂的弟弟一路守护白蜡,非常辛苦,他决意要项宗昂把这批白蜡卖给苏州客商。项宗昂以前辈曾有口头约定为由,严词拒绝。兄弟之间发生激烈争执,一个要卖,一个不同意卖,最后项宗昂以祖宗遗训说服了弟弟。

原来,早年项氏兄弟前辈太公到扬州做买卖,与扬州的商号达成口头承诺,每年收购100担白蜡代送至扬州,货到付款,而且不管白蜡行情怎么样,扬州商号不得拒收,而项氏则不论货源充裕还是紧缺,每年都保证供应扬州商号100担白蜡。扬州、龙游两地相距几千里,每年如此,一个口头承诺,传承了三代,从未爽约。

货船沿京杭运河继续北上,几天之后到达扬州码头。天气炎热,白蜡不能露天堆放,卸船后白蜡只得堆置在仓库中。天有不测风云,谁想到当夜仓库突发大火,周围民众闻讯赶来,齐心协力灭火。大火很快被扑灭,可是,项宗昂的

白蜡受热融化,全部流入阴沟里。事后项宗昂才知道,当时还有另外两个贩运老板也有部分白蜡堆在仓库里。

流入阴沟的白蜡属于谁家,就成了难断之事,那两个货主都说自己的白蜡也流进阴沟。为了争得这批白蜡,他们向官府起诉。官府经过仔细查勘,比对了各自产地白蜡的样品,扬州商号也拿来龙游白蜡帮助对证。最后,官府判定这批白蜡属于龙游白蜡,应该归龙游项氏所有。

看到痛失货物的外地客商损失惨重、痛不欲生的样子,项氏兄弟于心不忍,作出一个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决定:阴沟里清理出来的白蜡,按照三家人堆放在仓库的货物数量分摊。那两个客商感动得泣不成声,当即跪地叩谢。这件事当时在扬州传得尽人皆知,虽然项宗昂在这次贩运白蜡的过程中放弃了一次赚大钱的机会,最后还把到手的钱财拱手让人,对经商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失败的行商经历,但它却为龙商赢得了口碑。

